

愚蠢的人被爱情左右
聪明的人左右爱情

文丽 著

表姐表妹

BIAOJIE BIAOMEI



新时代出版社

表姐表妹

文 丽 著

新时代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邹晓华

封面设计:向 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表姐表妹/文丽著

新时代出版社,2000.7

ISBN 54257-681-X

I.表… II.文… III.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0058 号

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南轻工学院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258 千字

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22.80 元

(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与厂家调换)

内 容 提 要

在肉体与灵魂分裂的夹缝里生存是痛苦的；
要么只要肉体不要灵魂；
要么只要灵魂不要肉体。

该书介绍的是两位绝代佳人一对表姐表妹鲁文莅和海莺的情仇……

故事梗概如下：

表姐鲁文莅的故事：

一个头上长着五六个角，屁股后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，脸上蒙着黑面纱，全身长着火红的毛，脚上却穿着一双黑色半高跟的女鞋的“怪物”走进“今世情”婚姻介绍所，把里面的工作人员和来征婚的侦探作家姜伟吓了一跳。当“怪物手伸在领口处摸索，只听“滋啦”一声，怪物身体前部的毛裂开了，紧接着身上的毛都向两边分开，最后露出了一尊绝色的女体，一件淡红色的丝质连衣裙裹在女体之上，粉嫩圆润的肩膀露在了外面，连衣裙显得有些紧窄，将胸部的乳房衬得坚挺而饱满，全身上下曲线优美柔和……毫无疑问，这不是什么怪物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肉体撩拨人心的女人。

那女人撩起面纱露出妩媚动人的面容。脸蛋的皮肤光洁红

润，嘴唇丰满。漂亮的双眼皮下，是一双秋波流转的眼睛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哪个男人能经得起她几转秋波而不乱分寸的。这个女人就是鲁文莅。

自从见过鲁文莅后，姜伟就害起了相思病。正当他为她茶不思饭不想之时，突然接到鲁文莅打来的电话，约他相见。

在一栋神秘庄园的花园里，姜伟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鲁文莅。当时，她伫立在红玫瑰组成的“爱”字中。见到这样的场景，姜伟情不自禁地陷进了情网深处。

.....

在与鲁文莅的交往中，姜伟得知她被奥斯集团公司总裁林长东骚扰和要挟，便主动为自己心爱的女人讨回公道。他独自闯入戒备森严的奥斯集团公司，向林长东索要鲁文莅的裸体照片。他们之间因此也结下了怨，两个男人为争夺一个女人，开始了斗智斗勇的较量。这期间，姜伟的朋友某报社总编周力，也因鲁文莅的姿色，卷入了情场漩涡中，在道德、伦理、友情和情欲之间苦苦挣扎。三个痴情的男人的较量最终鹿死谁手呢？其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。

表妹海莺的故事：

海莺看上去单纯可爱、美艳绝伦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。她还是个高中生时，爱上了念大学的刘欢。初恋的萌动，使他们偷吃了禁果，海莺也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。因刘欢的不负责，她两次堕胎，也因此辍学，但她不怪他。她情愿为他牺牲一切。

然而令她不解和痛心的是，这个曾经与她山盟海誓的男人，在她第二次堕胎后不久，就另有新欢了，并用污言秽语诋毁她。这种天塌地陷的变化，一下子改变了她的整个命运。

.....

刑侦科长李奇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，从歹徒手中，救下了海莺，海莺感激他，就把他带回自己的别墅。当她在厨房里为李奇准备晚餐时，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。这使李奇大惑不解。

又是一个夜晚，在另一个城市的豪华宾馆，李奇在执行任务时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神秘女郎，竟是失踪多日的海莺，并把她带回到自己的住处。这期间，他在理智和感情之间展开了心灵大战。海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他不知道该不该去爱海莺
.....

该小说结构严谨，悬念迭生，环环相扣，情节惊险离奇，跌宕起伏，演绎出一幕幕引人入胜，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。

第 一 章

谁都不会凭空长出三头六臂或是凭空伸出一条尾巴，让别人莫名惊诧。但“今世情”婚姻介绍所的五位红娘和一位来应征的男子，随着一个怪异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六个人都同时惊诧了！

这怪物站在门口，并不急于往里走，夕阳的余辉将那怪异的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室内的地板上，十二只眼睛迎着逆光看去，这怪物头上长着五六个角，屁股后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，脸上蒙着黑面纱，全身长着火红的毛，脚上却穿着一双黑色半高跟的女鞋，垂直放在两股间的手，纤巧白嫩。几个人由此判断：“这怪物是雌性。”顿时，六个人张大的嘴合不拢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连六位之中的唯一男子，这时也心跳加速了。

怪物没有理会六个人的惊诧与恐惧，扭着身子朝屋里走去，在室内一张沙发旁站住，手伸在领口处摸索，只听“滋啦”一声，怪物身体前部的毛裂开了，紧接着身上的毛都向两边分开，最后露出了一尊绝色的女体，一件淡红色的丝质连衣裙裹在女体之上，粉嫩圆润的肩膀露在了外面，连衣裙显得有些紧窄，将胸部的乳房衬得坚挺而饱满，全身上下曲线优美柔

和……毫无疑问，这不是什么怪物，而是一个人，一个肉体撩拨人心的女人。

五位红娘都舒了一口气，前倾的身子软软地靠向沙发背，惊吓走的灵魂也慢慢地回复躯体。只有姜伟还伸长着脖子，大气都不敢出地盯着那女人。他要看看，这摄人魂魄的女体之上，长着怎样一副艳容。只见那女子撩起面纱往脑后一拂，面纱和头上的角都握在了她的手里。女人的庐山真面目就出现在六个人的面前。

女人的面容妩媚得楚楚动人。脸蛋的皮肤光洁红润，嘴唇丰满。漂亮的双眼皮下，是一双秋波流转的眼睛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哪个男人能经得起她几转秋波而不乱分寸的，就是吃斋念佛的老和尚，也难勉会动凡心。

姜伟是写侦探小说的高手，在他的笔下，曾塑造过各色艳女，现在在这位女人面前，才知道自己的孤陋寡闻，才疏学浅，竟找不到适合的词句来描绘眼前的尤物，只是张着嘴傻乎乎地看着她发呆。

“先生也在这儿当红娘？”那女人朝姜伟嫣然一笑，露出如珍珠贝似的牙齿，声音甜美圆润。

“没，没有，我，我是来……”姜伟红着脸，说话结巴起来。

“小姐，请坐。”一位红娘对那女人说。

“谢谢！”女人朝红娘微微一笑，坐在了姜伟对面的沙发上。

“小姐，你刚才可把我们吓得不轻！”姜伟有些尴尬地说。

女人淡淡一笑，说：“那只是一套演出用的道具，先生是干什么工作的？胆子这么小。”

“我喜欢写点东西。”姜伟说这话时，恢复了自信，并带着一丝骄傲。

“哦，是位作家。”女人说这话时有点调侃的味道。

已到下班时间的几位红娘，都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女人，凭着职业的敏感，这女人是来征婚的。不用红娘们多费口舌，女人就同另一位男征婚者进入角色，这正是她们所希望的。

女人微笑着扫视了各位红娘后，又将视线落到了姜伟身上，看着他突然“扑哧”一声，自个儿乐了。

“小姐笑什么？”姜伟窘红着脸问。

女人眉眼带着笑地说：“有次我到一個文學院去請教一位老師，路過一個教室的窗口時，聽講課的老師正在講：‘創新是條狗，咬得作家站下來阿尿的機會都沒有’，我忍俊不住哈哈大笑起來，課堂里的老師和學生都扭頭看着我，我却刹不住，把課堂里的人也全都逗樂了，真好玩。”

女人的一番話，使姜偉和其他幾位紅娘都笑了起來。他們覺得這女人挺有意思的。

有位紅娘笑得捂着肚子說：“創新是條狗，咬得作家站下來阿尿的機會都沒有，小姐你是不是聽錯了哇？”

“不，這位小姐沒有聽錯。”姜偉微笑着說，眼睛大胆地看着坐在他對面的女人，“小姐是個很有意思的人。”

“是吗？很多男人都这么说过。”女人无所顾忌地说。

“小姐来这儿的目的是，不会同我一样的目的吧？”

“我是来征婚的，先生是来串门子的？”

“我也是来征婚的，比小姐早到两个小时，登完记，正在查询资料呢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们都是围城外的人。”

“小姐这样美丽的女人，不应该有这样的命运，得到小姐的男人不好好珍惜，实在是天底下的头号傻瓜。”

女人无奈地笑笑，盯着姜伟很认真地问道：“那你这位作家说说，自古情场得失，是男人之过呢，还是女人之过？”

顿时，姜伟被问住了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女人伸手朝一个五十来岁的红娘招手说道：“把登记表拿来。”

那位红娘态度很好地把登记表递到了女人手上。

女人看了看登记表上的内容后，从坤包里摸出一支笔在上面填起来，女人一定事先打好了腹稿。她没有停笔就把登记表上的内容填好了。

红娘拿过登记表看着，女人的字写得很大气，不像出自女人之手。

“小姐，你没有填姓名，没有填住址，没有填电话号码，我们怎么同你联系呢？”

“我同你们联系就是了。”

“那是很不方便的，我们仅有的三部电话都很忙，好不容易打进来。遇上合适的，我们跟你联系不上，会错过良机的。”

女人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我相信缘份，如果同我有缘，阴差阳错总会走在一起。”

“话是这样说，可是，小姐，应征的先生们一看这张神神秘秘的表，就不会……哦，对不起，恕我直言，就不敢和小姐交往了。到我们这儿来应征的先生，都抱着找女人的迫切心情，没有哪位先生愿意探秘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女人仍然优雅地笑着，“那麻烦这位大姐为我重新抄写一份。”

“不用。你已经写好了。”

“我想把这张原件带走，我不想把我的笔迹留在这儿。”

“那好吧！”那位红娘有些无奈的语气。

那位红娘走到办公桌前坐下，拿了张新表开始帮女人填张表。写了几个字后，红娘抬起头征询道：“小姐还是告诉我们

名字的好。你放心，我们会为你保密的。”

“你们虽然愿意为我保密，我却不愿为此整天提心吊胆。”女人坚持说。

“那你编个代号，好吗？”

女人想了想说：“那就叫‘火狐狸’吧！”

“好的。”红娘低头在表上填起来，边填边念道：“火狐狸，性别女，年龄三十五。不过小姐你真不像三十五岁的人，怎么看也只二十多岁的样子。”

女人启唇一笑说：“我要才二十多岁，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，可惜岁月无情，逝去的永远逝去了。作家先生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”

“确实是这样。”姜伟点着头赞同地说，“不过，你是个很热爱生活的女人，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。”

“老人们总是告诫我们，离幻想要远一点，说幻想就像一块冰，看着晶莹，碰上去就会让你冷到心里。可我总是不相信，总还在天真地幻想，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，是不是显得太幼稚了？”女人有些自嘲地笑了笑。

姜伟摇头笑笑，不置可否，他在心里说：这是个有些单纯的女人。

“作家先生，能拜读你的大作么？”女人朝姜伟妩媚地一笑。

一向自命不凡的姜伟竟有些受宠若惊，赶忙谦虚地说：“什么大作，不敢当，如果小姐喜欢，定当送两本请小姐指教。”

“哈哈，请我指教？我可是门外汉呢。先生抬举我了。”女人无忌地笑了起来。笑得粉红裙子里包裹的乳房一颤一颤的。

姜伟看得心动，不愿将视线从女人的胸脯上移开。

那个红娘已将登记表抄录完毕，抱着几叠卷宗放在这个女人面前的茶几上，和颜悦色地对她说：

“小姐，你挑选一下，凡是有意向的请把代号记下来，我们联系后再安排小姐同对方见面。”

女人拍打着卷宗说：“这么大几叠卷宗，我一下怎么看得完。这样吧，我听从你们的安排就是。条件我都写在登记表上了，只要是单身，长得帅气，我都愿意约见。”

“那，好吧——”红娘回答得有些勉强。是单身又帅气的男人如果都约见的话，会累死几个红娘的。

女人又在坤包里摸索，红娘们盯着女人那白皙的手，她们不好开口催促女人交入会费，但希望女人从坤包里摸出来的是她们想要的票子。

女人从坤包里摸出来的果真是一个精致的钱包。

只见她从里面抽出几张放在卷宗上面，对身旁的红娘说：“那就有劳你们费心了。”

“要不了这么多。”一个红娘说。

“别客气，如果能遂我心愿，到时还有重谢！”

红娘们听了这话都很激动，七嘴八舌地表态一定帮她找个如意郎君。

女人微笑着说谢谢，站起身来，拿那动物道具很熟练地穿好，给人的感觉是女人常常这样装扮自己，常常这样给别人带来莫名惊诧。

室内的五位红娘和姜伟都饶有兴趣地看着女人穿戴。

姜伟站了起来，盯着女人很好奇地问道：“小姐，能否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装扮自己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无可奉告。”女人朝姜伟歉然一笑。

女人很快就装扮完毕了。撩起面纱对姜伟说：“作家先生，但愿我们能够再见。”

“是的，小姐，我也希望能有缘与小姐再见。”姜伟边说边手忙脚乱地在身上摸索，最后歉意地说：“我今天忘了带名片，我马上写个电话号码给小姐。”

“不用啦，我有办法同你联系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姜伟伸出了自己的手，他是很想握一握女人那纤巧柔嫩的手。

女人并没有伸出手与姜伟相握，只丢给姜伟一个妩媚的笑，就转身朝屋外走去。姜伟伸出的手就尴尬地僵住了。

有位红娘在抿嘴偷笑。

姜伟看着头上长角，身上穿着狐狸皮毛似狐非狐的女人消失在门口，突然感到很失落。于是顾不了什么体面和失态，百米冲刺般地向门外冲去。女人已坐进了停在婚姻介绍所门外的一辆黑色高级轿车。

姜伟跑到轿车旁，两手撑在车门上，喘着气看着轿车里的女人。

女人摇下车窗，隔着面纱问道：“作家先生，您还有何吩咐？”

姜伟有些艰难地喘着气，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“小姐，你住什么地方？我可以来拜访吗？”女人听了姜伟的问话，很认真地看了看姜伟，嘴唇动了动，姜伟渴盼地盯着面纱下的嘴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满心欢喜地以为女人要告诉他希望得到的，但女人却将视线从姜伟的脸上移开，眯细了眼睛看着车子前方，从开合的嘴唇里吐出两个字：“开车！”

车子启动了，看着渐渐远去的车子，姜伟的心里空荡荡的。

第 二 章

爱一个人大概无须讲清为什么爱，自从在婚姻介绍所见到那个谜一样的女人后，姜伟害起了相思病。眼前总是晃动着那女人的影子……那女人的一举手一投足，那女人的眉眼身段，嫩白的肌肤饱满坚挺的乳房……只要一想到那女人，他浑身的血液就像要燃烧似的，有股莫名的亢奋和躁动。这种体验姜伟很久没有过了。他那美丽的妻子媚离他而去，理由就是姜伟不行，不能给她满足和滋润。骂姜伟男人的精气被他笔下那些女人吸干了。离婚后，三朋四友热心牵线搭桥，为姜伟介绍过不少靓丽女子，却没有一个让姜伟有“特别的感觉”。由此，姜伟的感情生活并不像他笔下的人物那么浪漫。此刻姜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感叹女人与女人真是不同。只是那女人像隐形人一样，无踪可寻，茫茫大千世界，到哪去找那奇特的女人呢？

姜伟整日失魂落魄，再也无心写小说，《都市晚报》的连载他也不能按时供稿。报社催了多次，姜伟试着拿起笔，却调不起一点思路，报纸只好中断了连载。这一来，喜欢读姜伟侦探小说的读者们不依了，不断打电话质问报社是怎么一回事。没办法，报社主编周力只好亲自出马，想请这位侦探小说家继

续写下去，然而当周力见到姜伟时，却是吃惊不小，眼前的姜伟显得神思恍惚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周力与姜伟原本是称兄道弟的老熟人，老熟人姜伟砸他的牌子，周力来之前装了一肚子火，现在见姜伟这个落魄样子，火却发不出来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，老兄？”周力问。

“唉——”姜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周力揶揄道：“老兄，你是不是在害相思病？”

姜伟苦笑一笑说：“不瞒老兄，还真被你言准了。”

“哟，真是没想到，是哪位女子这么有魅力，竟让你如此着迷！”

姜伟向周力详细讲了在婚姻介绍所遇到的那个非常奇特的女人。

周力听了笑着说道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见见这个女人了。”

“你不怕家里那位河东吼狮？”

“怕。就像老鼠怕猫一样，那像你老兄现在解套了，可以到处猎艳。”

“嗨！猎什么艳，你以为像我编侦探小说，里面的艳女们会听我的笔头指挥。老兄你今天的来意我知道，不过，我有个交换条件。”

“快说，只要我能办到。”

“老兄，你比我神通广大，如果你能帮我打听到那女人的行踪，我不要稿费，白给你们报纸写稿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算话！”姜伟的精神顿时好了许多。

“什么大丈夫，我看你是大骚夫，见了个漂亮女人，魂都丢了。”

“嘿嘿……”姜伟有些尴尬地笑了。

老兄你放心，只要那女人不是真正的狐仙，在尘世食人间烟火，我就帮你打听到她的下落。

周力走后，姜伟整个人都兴奋和激动起来，毕竟曙光在前啊！周力的办事能力姜伟是很佩服的。在他一帮朋友中，周力给人的印象可以说是无所不能。但姜伟万万没有想到，周力这次却让他失望了。半个月过去了，姜伟多次打电话催问，并以停止供稿相威胁，周力也没能给他一点激动的消息。无所不能的周力只好说：“老兄，那女人也许真的是狐仙，尘世没有踪迹可寻。”

“去你妈的。”姜伟不甘心地朝周力骂了一句粗话。骂过之后，姜伟渐渐地冷静起来，也许周力说得对，那女人不是凡人，真是传说中的什么仙和怪。

“就当自己做了个不该做的梦吧。”姜伟自己安慰自己。接着，又把精力投入到忘我的创作中。

一天上午太阳都晒进屋了，姜伟还沉浸在睡梦中，一阵电话铃声把姜伟吵醒了。姜伟拿过话筒，懒洋洋地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哟，还在睡懒觉呀？”是一个女人的怪里怪腔的声音。

“昨晚开夜车，请问，找我何事？”

“没事就不能找你了？大作家，你还答应送两本书给我看呢。”

“你，你？啊！你是火狐狸小姐？”姜伟听出是那女人的声音，激动得说话的声音都打颤了。

“我还以为大作家记不起我呢。”女人在电话里娇声道。

“哪里敢呀！”姜伟强压住激动的心情说：

“小姐，我什么时候送书请您指教呢？小姐如天上神仙，我想早点让我的拙作沾沾仙气。”

“大作家不愧为大作家，真会说话。如果先生方便的话，我的司机马上就可以过来接你。”

“真的？那我马上下楼恭候啦！小姐的司机认识我这儿吗？”

“知道。不过先生只能一个人前来，路上不能向司机打听我的一切情况。”

“行！保证遵命。”

放下电话，姜伟兴奋异常，赶忙起床梳洗穿戴起来，试了几套认为高档可体的衣服都不满意，折腾了大半天，看着穿衣镜里的自己，总嫌不够英俊和潇洒。直到司机在楼下打来电话，姜伟才忐忑不安地下楼。等在楼下的，正是那天女人坐的黑色轿车。

司机看见姜伟，打开车门让姜伟坐在了后面，前面司机旁边的位置却空着，姜伟不好问什么，心里想半路上或许还会捎上什么贵客。

姜伟的家在市中心。司机带着姜伟驾车离市中心，向着郊外驶去。隔着茶色玻璃看不清车子究竟开往何方，汽车驶了一段路后，姜伟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小姐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司机像没听见一样，只专注地开车。

“不但那女人怪怪的，连开车的司机也怪怪的。”姜伟在里头嘀咕。

不过，姜伟还是迫切地想见那个怪怪的女人，好在没有多久，车子就在一幢漂亮的房子前停了下来。司机为他开了车门，姜伟下车，四顾却并没看见那个女人，他只好站着耐心地等待。作家总是善于观察的，在等那个女人的时候，姜伟开始打量房子的周围。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小洋楼，楼前有花坛，有喷泉碧池，碧池中耸立着一座小石山，石山上长满青藤和苔鲜，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。池里有一群群的鱼儿在欢快地游来游去，偶尔吐出串串水泡，并发出低微的“咕嘟咕嘟”声。